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孟子集註二

三六

仁12
4174
J6





明倫彙編
994
96

13
210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告齊君十一章鄒與民同樂三章言交隣之道四五章言仁政七章論親賢之道八章言湯武征伐九章事君當行我之道不可循君之欲十章告齊王皆湯武弔民伐罪之意十二章交隣之道十六章言孟子子出處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暴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字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孟子大全 卷之二 梁惠王下 一 過喜齊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去聲蒙引齊

可王也非謂只是能治其國有以前只言齊庶幾後乃言可王為疑者非是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

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

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蒙引范氏曰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

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其實說時不要入同樂意思同樂意思却在甚字內孟子只謂今樂也是這鐘鼓管籥古樂也是這鐘鼓管籥今樂也可以為樂古樂也可以為樂今之樂何異於古之樂哉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眾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

孰樂亦音洛通考仁山金氏曰下樂音洛朱子從古一註然以文義推之則下樂如字上樂字音洛為是

獨樂音洛下同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

也蒙引可得聞與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

幾者不兼今樂猶古樂不重在此○依註上樂如字下樂音洛不必依金氏蓋上樂字自含有鼓樂意在如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亦不必有採擊字而

翼註曰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上與眾樂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

自含採擊意在○存疑獨樂不若與人。是與人之樂甚。獨樂未甚也。與少樂不若與衆。是與衆之樂甚。與少之樂未甚也。與人與衆樂。如何爲好樂。甚。今使滿堂燕笑。有一人向隅而泣。滿堂之人。必爲之慘然。不樂矣。其樂能甚乎。○淺說與人樂。且說與人鼓樂。以爲樂。未說到推心以行仁政處。與衆樂。樂亦然。乃引起之意。到下文與民同樂。方實說好樂甚也。

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困勉錄曰。按今王鼓樂。不論本樂古樂。○徐徹弦曰。舉疾首蹙頰。舉欣欣然有喜色。皆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下一舉字。便有意思在。○吳省菴曰。一不與民同樂。便是好樂。

未甚。民便疾首蹙頰。則雖好先王之樂。何裨於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則雖好世俗之樂。何妨於治。

困勉錄曰。禮書云。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王則日月爲常。諸侯則交龍爲旂。孤卿則通帛爲旟。大夫士則雜帛爲物。師都則熊虎爲旗。州里則鳥隼爲旟。縣鄙則龜蛇爲旟。全羽爲旟。析羽爲旟。然熊虎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頰。子六反。頰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新安陳氏曰。管。笙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簫也。通考。趙氏真曰。

樂以鼓爲節。周禮。鼓人掌教。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

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趙氏

曰。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註。析羽爲旟。王者游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

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蒙

為旗。而九旗亦謂之旗。經傳凡言旌旗是也。日月為常。而諸侯之旗亦謂之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為旂。天子之常亦謂之旂。觀禮天子戴大旂是也。析羽為旟。天子至大夫士之旗亦謂之旟。樂記龍旂天子之旟是也。亦猶五溝皆謂之溝。五涂皆謂之涂。八法皆謂之法也。又云。千首注以旟。旟首注以旟。則羽毛所以為旗飾也。旗皆有羽毛。而全羽之旟析羽之旟。又與夫飾旟者異矣。按禮書則是旌旗二字。在九旗中本有專指。若大樂言之。則旌指竿首之羽。旗指畫帛。又舉旌可以該旗。舉旗可以該旌。故註曰。羽旌旟屬。蓋旌總名。羽旟特其屬之一也。小註引

三十一卷之二

引鐘鼓之聲。管籥之音。猶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互文耳。下文車馬之音。可見不必拘聲成交。謂之音。蓋其心原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

也。雙峰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唯恐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

全羽析羽。大明。份按。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即所謂好樂甚也。

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也。附蒙引。本文此字。兼鼓樂田獵而註。獨云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蓋田獵亦好樂之類也。故繫以好樂。與民同樂者。非同鼓樂也。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云云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

獨以南面之樂。音洛下。同樂同。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

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

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

之意。則無今古之異耳。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也。好世俗之樂者。私

孟子大全 卷之二 梁惠王下

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遽詆其若必欲以
所好而獨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啓君者
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
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
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
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胡故反無補於治去聲也
前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
英堯作大章舜作招讀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
武周公作勺讀作酌以上並樂名勺言能勺先祖之
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
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
莖也咸池備矣通考趙氏惠曰周禮大司樂註云大
咸堯樂大磬舜樂大濩湯樂咸池言德無不
施也英華茂也招紹也繼堯也濩言救民也故孟子

四書釋地曰三輔黃圖云靈
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
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註於下余謂在今鄠縣東三
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
作鄠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
號稱陸渚爲九州膏腴者文

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朱子曰孟子開導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
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
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慶源輔氏曰范氏辨孔
子孟子之說可謂平正明白無餘蘊矣而楊氏論樂
以和爲主及與民同樂爲樂之本又可以足范氏之
說新安陳氏曰不卹民而自好世俗之樂以縱其
荒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問而自慙所好之不
正天理之流動也齊王慙之孟子不詆而開導之戒
其縱獨樂之私而勉其充同樂之公遇入欲而擴天
理也王道在遏人
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音煩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逆乞

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
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
之曰圃云爾此實作邑于豐
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
三百餘里後漢武帝建元中
舉籍蓋屋郭杜除以為上林
苑屬之南山即其處○四書
釋地又續曰文王治岐不過
白澤梁無禁詎容有圃至七
十里在樵者獵者以往自是
在位四十九年乙丑徙都豐
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于
豐作靈臺臺之少右作靈圃
圃之中作沼皆條忽而成故
有三靈之名蓋原就南山下
一片土為之林下茂密禽獸
繁多方克如是朱子生平未
一至關陝與人言讀書玩理
外考證別是一種工夫其向
來不甚做所以既不知文王

反以講武事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
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謂
祀與戎戎兵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
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
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
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者皆田獵之名蒐
索擇取不孕者苗為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
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
農隙以講事也然不欲馳騫音務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待落
閒曠之地以為圃然文王七十里之圃其亦三分天
下有其二之後也與音余○南軒張氏曰意齊王欲
廣其圃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
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圃如此蓋其蒐田所
及民以為王之圃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傳謂古
書慶源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孟子所謂於
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其然否也

之圃為即靈圃又於詩靈臺
不註的在何所但想像以為
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耳
說統曰齊王執制度上說大
小孟子在民心上說大小

四書釋地曰禮入國而問禁
此句引少錯蓋原文入竟而
問禁竟者界首也如齊魯分
界處在汶水或泰山皆是入
國而問俗國者都城之內也
與孟子問國之大禁國字殊
不同孟子乃指齊言問齊之
所大禁者何事耳
四書釋地續曰杜子春曰五
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白
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圃方四十
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
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
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禮入國而問禁禮記曲禮入境而問禁入
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國外百里
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新安

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何者苟近郊豈能容方四十里之圃乎所以集註亦不加遠字但云國外百里為郊趙氏註却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果爾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為陷併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集註惟郊外有關外字當作上古天子九門此為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關門

陳氏曰前篇罔民與此為阱皆是借網取禽阱取獸以諷切時君之禽獸其民苑囿一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過人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

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鈞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葛反○慶源輔氏曰寬洪而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

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

字之之心自不能已程子曰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

惡不計較小大疆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能忘己之

大而事鄰國之小實只字之若事之耳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

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為能

安已之小而事鄰國之大朱子云智者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疆皆是道

理合恁地湯事見形向反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

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詩綿八章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子洛反

械音域拔蒲貝反矣行道兒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駢徒對反矣維其喙吁責反矣駢突也喙息也言大王

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

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

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窟伏惟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通考趙氏惠曰綿詩二章言古公亶

份按其餘二百餘下脫年字當添入

父來朝走馬之事入章言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朱子傳云言大王雖不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是皆指大王而言集註引詩似不合九章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又非事昆夷之謂也故註疏以八章為文王事蓋孟子亦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如此則集註所引方合文王事

昆夷之言又曰唐虞以上有獫狁獯戎居於北邊夏道衰公劉變於西戎邑于西戎邑于幽其後二百餘戎狄攻大王大王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為匈奴

句踐越

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國語吳語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同云越王句踐平姓與兵伐吳

吳王夫差姬姓聞之悉發精兵擊之敗之夫音扶椒今太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古外反稽山名在山陰南七里吳王退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成者平也求平於吳也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於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

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而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猶微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以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越罷兵歸

○朱子曰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槩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大王句踐意思自不同也

○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智者有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大

○雲峰胡氏曰本文大事小事大集註則曰大字小小事大一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大之字小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智

通考趙氏惠曰國語圖譜吳自泰伯至壽夢十六世始見春秋越之先夏少康之庶子封會稽以

奉禹祀至句踐始見春秋魯哀公元年大夫種行成於吳哀公五年越王歸國與范蠡謀吳魯哀公二十年冬十一月伐吳居軍三年吳使大夫孫雄行成王弗忍將許之范蠡諫不可遂滅吳蒙引如梁惠王則東敗西喪幾至於不支但憤於喪敗故有雪恥之情在齊宣王則與鄰敵相持互有勝負宜有息爭求寧之意故問交鄰之道此一問亦好意思○仁者以大事小智者以小事大大槩都是忍小忿而已○寬洪故能含容人不恭惻但故能矜人之惡而不較○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小之事大一則義理之當然也二則時勢之不得不然此所謂天者理勢之當然也智兼明理勢仁則惟見理而不見勢○勢在己則當忘勢在人則當順智者之識時勢順其勢之在人也仁人之無計較大小強弱之私忘其勢之在己也樂天畏天之分正在此○存疑詩大雅綿八章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本謂大王事註謂文王事見詩大雅者其不殄厥愠則在太王之時至昆夷駝矣維其喙矣則在太王之後而文王之始也蒙引曰非以肆

說統曰樂天畏天上文事小事大內已含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翼註曰樂天畏天字還是上天但究言之則是理而已保天下保一國俱是實事不止是氣象規模○困勉錄曰理與勢分言之是二件合言之亦只是一件凡勢之所不可為者亦是理所不當為而理所不當為者勢上亦自行不去故註於首節兼言理勢

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二句為文王事昆夷事實蓋以昆夷事在大雅之綿而因可見文王事之略而已此說是也○蒙引按綿詩周太王事昆夷猶為以小事大至文王時國勢日削則為以大事小矣但太王事昆夷在事獯鬻之後昔者太王居邠則為獯鬻所侵及去之岐山之下則又為昆夷所擾是兩項事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

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

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

敷救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

逸保一國之規模也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為智者之事使智

而次節只以理言存疑亦明若離理之勢君子有所不計矣
份按語類云使智者當以大事小時也必以大事小與此條不同愚謂此條云智者居大國未必能為仁者之舉極為有理但以下文無好小勇律之則智者亦是能懲小忿者雖謂其亦能以大事小可也語類所云未可非也四書脈謂仁者智者以所處之勢異不是兩樣人此即語類之意

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為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朱子曰得之○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入之善矜入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慙而厚卹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太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大王句踐惟敵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慶源輔氏曰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專言之即道也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

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又曰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者之氣象規模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雲峰胡氏曰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不敢違理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即其字之之心而其氣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即其事之禮而其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措辭之精微如此○淺說王之於鄰國其大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智者之道處之二端之外無餘法矣而能盡此二者則又有其效焉蓋大事小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忘其勢之在己誠心愛人而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順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而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包含徧覆無不周徧自有保天下之氣象豈不足以保天下乎吾見民罔常懷懷於有德九有之大皆在所統馭矣畏天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自有保一國之規模豈不足以保其國乎吾見以禮自固孰敢侮之四境之內皆在所維持矣○存疑上解智者兼理勢此解天只說

份按樂天畏天者真實會保
天下保其國非止論其氣象
規模故存疑謂保天下之氣
象尚尚在保天下上。

理者。理字兼勢在內。○註包含徧覆。無不周徧。還在
樂天內。以下向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見得。○註保天
下之氣象。這句尚在保天下上。保一國之規模亦然。
○蒙引。真實會保天下。會保其國。或謂只是論其氣
象與規模而已。非也。其曰保天下之氣象。保一國之
規模者。蓋謂樂天者如何屬以保天下。畏天者如何
屬以保其國。蓋樂天者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便是保
天下之氣象也。故屬以保天下也。云云。且氣象無迹
而難量。規模則有限矣。此又朱子用字之意。○孟子
但論道理。都帶箇後效。與時君言多有勸有戒。疊疊
是此意。曰保天下保其國。為宣王言也。而語類又拘
拘于氣象規模者。蓋非有此氣象。有此規模。亦無緣
有保天下保一國之事矣。○制節謹度。制字與謹字
相對。制猶守也。自節限也。節字與度字相對。鄱陽董
鼎孝經註曰。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守法度也。愚
謂不止財用。當有節。况此處須就以小事大上論。若
孝經則下云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固。指財用也。
○雲峰胡氏愈字以下不得。則是更進一步。非也。

份按集註周頌我將之篇上
有詩字。夫全脫去。雖內府板
亦然。今增入。

困勉錄曰。按淺說以王請無
好小勇以下不粘著交隣意
不必又曰敵一人當活看。蓋
勇之大小不在所敵之眾寡。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必樂天
一邊亦偶然耳。○朱子曰。此
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雙峰饒氏曰
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新安陳氏曰。大之
事小善待之而已。
非奉事之也。集註於大事小必曰字小。又曰卹小而
於事大不易事字。蓋欲發明孟子意。不可不略。易此
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劔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
扶惡平聲

漢武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渡海征遼。豈是敵一人者。然豈不是小勇。又曰。大字意雖在下三節。然如淺說。講云勇之大者。據義理之當然。發吾心之震怒。敢誅天下之所當誅。不避衆人之所畏。避出其鋒刃。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如此說却不妨。游立軒曰。侵阮不已。則其害之滋蔓無已。亦天下之憂也。故一遏密人。而有以答天下之望。豈惟阮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吳因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氣脈從密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爲疾。如詩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武王節同。○翼註曰。此文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趙氏曰。血氣所爲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隨涸。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通考趙氏惠曰。莒當讀作旅。

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

天下仰望之心也。詩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

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密密須氏。姑姓之國。在今寧

王之勇也。未可廢本字。下句方見其大。

說統曰。天降五句。推上立君師之意。有罪無罪二句。言已必盡君師之道。一人二句。是孟子釋書辭。○困勉錄曰。饒氏謂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君字即指武王也。○翼註曰。一人泛說。不指紂。○焦漪園曰。文王大而密人小。文王嘗事小矣。密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爲仁。是其勇也。仁者之勇也。而奉

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共池是也。此言文王征伐之始也。無所畔援。歆羨大能先造道之極。因密人

不恭。是以如此。此文王之大勇也。新安陳氏曰。怒者斯怒。一怒字。發出一怒安民之說。蓋自赫怒舉兵。以對於天下。而生此意。

蒙引。密人不是來侵周。乃侵阮也。但文王是方伯。而密人乃擅敢興師。以侵阮。是無文王矣。故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雙峰饒氏曰。書

天討者亦樂天者矣。武王小而紂大。武王嘗事大矣。紂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智。是其勇也。智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畏天者矣。

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二者大段不同。想古人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通考趙氏惠曰。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今且依此解。

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

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

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慶源輔氏曰。寵異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也。直聰明是以

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附淺說。天降下民立我為之君。

師亦以我能助上帝以安民。故以君師之位而寵異之於四方也。上天立我之意如此。然則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敢有自越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以此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一人橫行倡亂於天下。武王必以為己之恥而誅之矣。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蒙引或曰。一人衡行於天下。謂紂也。如此則集註當有明訓。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

亂而拯音整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

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

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慶源輔氏曰。君人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

李衷一曰。一怒安民。非即併鄰國而有之。或鄰人悔禍。可與更新。則元寇既剪。依舊和好如初。吾不矜彼之祀。便是仁。吾可固吾之圍。便是知小。大威獲其安。便是天下之民。舉安。以此言一怒之勇。亦是交鄰之道也。徐傲弦曰。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隣除暴。事不相妨。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

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強以立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辱於己。反為不仁不智。故湯事葛而征葛。句踐事吳而謀吳。則勇又濟其仁智之不及者也。

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也。○新安陳氏曰。章旨能懲小忿四字。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齊王所好之勇。小忿也。孟子所言之勇。大勇也。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龜山楊氏曰。人君固不可無勇。而齊王以是則安天下無足為者矣。○雙峰饒氏曰。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槩要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雲峰胡氏曰。夫子嘗以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理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四書釋地曰。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是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慶源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此釋入不得則非其上矣。一句。○雲峰胡氏曰。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

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又按饒氏謂朱子云：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以此觀之，語錄謂沼上之對其辭遜，雪宮之對其辭奢，傳錄之誤明矣。蓋謂之驕者，當以問字言，不當以對字言也。蒙引時王子則當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矣。且與大註下文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不相符合。○孟子對曰：有此有字，正答齊宣王亦有之問，是說賢者固有也。賢者亦安得有此？孟子意以為當得也。如答彭更不已泰乎？及答公孫丑不素餐兮之意，集註言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以下，盡屬在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句內與有字無干。輔氏之說不是。○言人君能與民同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為人皆有此樂也。○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若只管以為當有，則

賢者似不宜以此為事故。孟子只用一個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顧，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存疑集註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解在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不是解有字。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慶源輔氏曰：下不得而非其上。

者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卹民。蒙引用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韓子作文嘗得此法，如曰：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顧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或用上句陰助，下句或用下句陰助，上句亦言語之法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

呂晚村曰：有上之憂樂，有民之憂樂，有上憂樂民之憂樂。

有民憂樂上之憂樂必上先
憂樂民而後民憂樂上究竟
只重上以民為憂樂又曰四
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
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
在樂其樂是王化之應又曰
樂以天下兩句是過脉語總
承上三句以起下文故以天
下三字中兼君民言君民相
憂樂必上感而下應故以字
又側重君言總之其義已盡
上文四句不是別增意思亦
不是上文氣象尚小而此又
推極天下之大也又曰以字
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
下耳又曰天下只在民字中
大言之不是民字外推言之

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

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南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已

是舉景公事蓋道其國典故以告之○慶源輔氏曰
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為樂如是則君
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天下雖大兆民雖多其權忻
愉怡痒痾疾痛舉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
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無王不可得也○淺說夫
不與民同樂則民既有非之心能與民同樂則民
豈無感之之心是故安居粒食民之樂也樂民之樂
而皆為致之則民見君有宮室遊豫之樂亦欣欣然
為君之樂矣貧窮無告民之憂也憂民之憂而勿以
施之則民聞君有敵國外患之憂亦戚戚然為君之
憂矣夫樂民之樂是樂不以已而以民固為樂以天
下至於民亦樂其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樂者亦衆

人之所共樂也豈非樂以天下乎憂民之憂是憂不
以已而以民固為憂以天下至於民亦憂其憂則是
吾一人之所獨憂者亦衆人之所共憂也豈非憂以
天下乎憂樂皆以天下則民皆望風仰德而莫不尊
親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蒙引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不以已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

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
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通考趙氏惠曰
轉附作轉鮒屬

萊州○吳氏程曰轉當如字上聲後章及公孫下滕文上轉溝壑並同遵循也放至也

琅邪余遮反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蒙引至於大
戒於國出舍於

郊始興發補不足則所謂欲觀轉
附朝儻放於琅邪者皆不果矣

呂晚村曰巡狩述職省耕省斂是先王觀之名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助不給是先王觀之事○困勉錄曰蒙引謂巡狩述職說恩惠及民不得殊不是吾以為巡狩述職之惠較補助更大但補助之惠顯而易見故民之所歌在彼而不在此耳又曰翼註說業俱以此節重在省耕省斂然看來殊不必蒙引存疑淺說亦皆大舉說○四書脈曰觀夏諺所云安有人不得而非其上者○說統曰為事亦所以為民此意只可渾見不可分無非事者以上為為事省耕二句為為民遊豫乃是一意自巡省而行謂之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休助亦是一意自上所與曰助自下被惠

曰休○份按晚村謂無非事者橫截上數句不得移置題末亦不得添在春秋句下愚觀註春秋巡行郊野以下用不敢無事慢遊句結之則晚村之說非也○晚村謂省耕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愚疑註春秋巡行郊野察民所不足而補助之絕不及恐其失時意恐不得謂有兩層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士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存疑非字而當無字看又春秋循行去聲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

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新安陳氏曰以之法此下言當時之弊蒙引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又必解曰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又必解曰述職者述所職也是何也正以見其非無事者言一為巡諸侯所守而行一為述所職於天子而行是皆非無事者○曰巡狩也曰述職也便見是非無事者非訓解之辭○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夏諺獨言王者蓋畿內之諺也○夏諺只帶省耕省斂不必通管巡狩述職○省耕省斂天子諸侯都有此法都是先王之制也此又在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狩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天子只是省其畿內存疑遊與豫當分合看分看則遊是巡遊豫是逸樂合看則巡遊即所以為樂也二句疊言詠歌之體也

四書釋地曰趙註琅邪齊東南境上邑集註因之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即其處余曾編考轉附朝舞二山杳不知所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衛侯令祝鮀從辭曰君以軍行被社 釁鼓師出先有事被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聲謂之釁鼓視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糧謂糗去久反熬 卿行旅從五百人爲旅臣無事焉糧謂糗米麥也又丘救 糗音備乾 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通考吳氏程 也言民不勝平 其勞而起怨曰吐得反 怨惡鳥路 也言民不勝平 其勞而起怨

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騁其雄心肆其遠略如此真從前所未有後惟秦始皇二十八年並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芝罘南阻琅邪三月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樂成山射日魚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漢武帝太始三年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芝罘浮大海司馬相如賦曰齊東諸鎮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正暗用秦皇之事或曰今青州爲齊地若萊州則萊子國登州則牟子國皆非齊有景固可以任其車轍馬跡所之乎余曰萊子城在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國已滅靈公十五年所以晏子對景公言聊攝以東姑尤以

謗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形旬 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上聲○慶源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云爲諸侯憂故知爲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雙峰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撫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又曰爲諸侯度指先王言爲諸侯憂指時君言附存疑 師行則夫征之擾民實供之糧食則供億之費民實出之○蒙引饒氏曰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如此則只是人君食糧矣愚嘗笑而駁之曰恐糗糒之屬非當時食前方丈之諸侯所能甘矣○若流與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不同從流下乃實事也若流之流水流也流連之流舟流也

西姑大沽河尤小沽河一出
黃縣一出掖縣貫齊之東界
也指畫明析如是惟今寧海
州文登縣尚屬牟子國要亦
不過最爾附庸素服役於疆
大者晏子所謂為諸侯憂正
指此等何難登其山而臨其
海乎當東行也雖陸路亦可
謂之從流上西旋也雖陸路
又可謂之從流下景公之志
不幾荒乎晏子是以諷而止
焉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樂音洛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

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

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雙峰饒氏曰荒是廢時亡

是失事也蒙引順水而下固謂之從流逆水而上如何亦謂從流蓋從不訓順乃訓逐也從獸之從亦是

逐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反民也興發發倉廩也

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

民四曰徵為事禮記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註宮絃最大用八十一

絲聲重而尊故為君商屬金金為決斷臣事也絃用

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

載芒角也絃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屬木以其

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正長萬物皆成形體

事亦有體故配事絃用五十四絲羽屬水聚清物之

象故為物絃用四十八絲通考趙氏惠曰宮土音絃

用八十一絲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絃用七十二
絲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絃用六十四絲徵火音
三分宮去一以生絃用五十四絲羽水音三分商去
一以生絃用四十八絲景公所作角徵樂以其為民
為事也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

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
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

者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末一
句是孟子說○西山真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

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
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
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

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

而用之情哉

南軒張氏曰孟子羞稱管晏今乃引晏
子之言何也蓋羞稱者其大法也言與

事有可取亦不可沒也亦見與人為善至公至平之

心也○雲峰胡氏曰齊景能聽晏子之言而齊宣不

能受孟子之說是可惜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治

上之對畧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樂

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說然憂樂相反而實相關憂

民之憂者必不暇樂已之樂樂已之樂者必不知憂

已盡之後不過引一段故實耳不與民同樂人欲也

憂樂以天下天理也游豫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
諸侯憂人欲也無非遏人欲擴天理也又舜之招遺

音必有在齊者孔子在齊聞招景公樂亦名招可見
附蒙引大成於國謂布告境內以圖回治政也如今

政令凡一切勞民傷財之事悉皆停免凡一切奸宄
情弊之事盡行禁革凡諸利於國利於民之事盡許
陳納無隱之類蓋人君但有志於圖回政治便須有
一番告命以彰境內之耳目也○出舍於郊自責以

四書釋地曰明堂趙氏註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集註以漢時遺址尚

省民也。蓋以示不敢安居深宮之意。且於省民之不能給為便也。省民者。省民之耕斂也。故出郊。但不知出舍之時。為春為秋耳。此則不必求者也。其曰韶者。舜樂也。當時韶在齊。齊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韶也。畜君者好君也。既出於好君。夫何尤哉。如此說。方見是釋詩意。樂有五聲。獨舉徵。招角。招二者。以角為民徵為事。取其切者也。每一音之樂。皆須具宮商角徵羽。如徵招之內。固有宮商角徵羽。角招之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也。此之徵招。角招者。又是个大角徵也。蓋五音旋相為宮。存疑。晏子陳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以告景公。而致景公之悅。是臣有以悅君也。景公悅。晏子之言。而大戒出舍。與發。是君有以悅臣也。故曰君臣相悅。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去音潮諸侯

在易去齊侵地而得之。以合封禪書郊祀志。不知趙氏此句特妙也。蓋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註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祊在琅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於魯。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尚能世守之。則明堂仍為周天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狩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遂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趙氏此一句。不可以觀世變哉。衛康叔封於泰山。下受相土之東都為湯沐邑。今其地闕。

之處漢時遺址音止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

扶又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

乎慶源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堂正與子貢

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附蒙引天子巡狩隨方之鎮山各設明堂此之明堂趙氏何以知其為泰山明堂也曰以其在齊境內也。漢時遺址尚在集註此句亦足以證齊王因孟子之言而不果毀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

以王去聲矣何必毀哉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

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新安倪氏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為說附東陽許氏曰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耳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他行王政蓋行王政則足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禮書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

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南北為脩東西為廣夏堂脩二七則十四步也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十七步有半也室三四步四角室各三步也四三尺則東西益廣各三尺而中四尺也以此計之南北室各一丈八尺與大室二丈四尺則六丈東西室亦一丈八尺而各益三尺大室亦二丈四尺而益四尺則七丈也門堂三之二以堂脩之十四步三分取二而南北九步二尺矣堂廣十七步有半三分取二而東南十一步四尺矣般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商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

困勉錄曰。依禮書則明堂有五室十二堂。十二堂環列於五室之外。依朱子則明堂止有五室。無所謂五室十二堂也。朱子之說似從大戴禮。本當以此為正。但五室之說見於考工記。不可盡廢。竊意所謂大廟大室者。其實有五室也。如此則禮書所言惟十二堂之說為非耳。餘俱可從。又曰。按月令之明堂與孟子之明堂不同。月令明堂指其南三室而言也。孟子明堂則兼指九室而言也。又曰。依朱子則四角室皆一室。兩名。麟士謂皆斜半為之。殊杜撰。

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立堂。皆分左右。右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為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畧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為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道。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康成以考工記所謂世室為廟。重屋為寢。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豈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曰。案鄭氏釋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為大寢。而以青陽為東堂。明堂為南堂。總章為西堂。立堂為北堂。青陽之北偏為左。南偏為右。蓋以東面而言也。明堂之東偏為左。西偏為右。蓋以南面而言也。總章之南偏為左。北偏為右。蓋以西面而言也。立堂之西偏為左。東偏為右。蓋以北面而言也。朱子因之又謂只是九室。左个右个。隨四時所向而易其名。春居東室而東向。則以北室之右為左。南室之左為右。夏居南室而南向。則以東室之右為左。西室之左為右。秋居西室而西向。則以南室之右為左。北室之左為右。冬

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賈袁准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節。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名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嶽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文獻志。王氏炎曰。郊以事天。廟以事祖。禘。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於朝。

居北室而北向。則以西室之右為左。東室之左為右。吳幼清則謂太寢乃聽政之所。戶牖之間設黼屨。四時皆南向。而明而治。安得一月各居一處。而春秋冬三時皆不南。而者。况冬寒而北面。尤不可居。又南北偏東西偏其位不正。非可聽政之所。諸儒所說各殊。皆於古制不合。事且不詳。詳此記所謂居。若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居之時也。案四時所居五處不同。禮經則無他文。惟天子有五小寢。是燕居之處。月令所記。或是取此。而其名異。故使人惑也。陳用之禮書云。王大寢。一在前。小寢五在後。大寢聽政。小寢燕息也。五小寢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

觀耕藉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為之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配天於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烝嘗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於其禰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而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考工記固嘗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廟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寢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證。而考工所記亦未可盡信也。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祀上帝於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於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於廟。人且議其非禮。况祀

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此說蓋本孔氏曲禮疏。若以孔氏之說釋月。今天子各月之居。則月制事宜兩不肯矣。凡居五寢。皆南面。夏寢秋寢在中寢之前。就中寢向前而言。故一寢皆以西夾為左。東夾為右。冬寢春寢在中寢之後。就中寢向後而言。故二寢皆以東夾為左。東夾為右。其左右二字。如曲禮所謂客入門而左。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門右。並是以西為左。東為右也。此言太廟太室。則中寢之室也。愚按吳氏之說。較鄭氏朱子之說為近。是然月令出於呂不韋。豈能悉合古制。盡通事宜。故馬氏云。王者尚明。而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而此

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為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之於經。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畧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觀於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為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纁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明諸侯以為朝會也。其盟會。詔於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康成曰。王巡守。至於方岳。諸侯來會。亦為此宮。以見之。康成雖知方岳之為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為明堂。是說也。吾於孟子子有證焉。齊國於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也。是說也。吾於班史有證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宮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

云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裂為太廟左右以配于有一月為太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

能明夫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辰以朝諸侯蓋即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禮典曉然如指諸掌矣夫諸家之失不一或失之誕或失之譎或失之陋或失之侈或失之雜皆非所以論周公之典禮也呂不韋之月令南有明堂左右有月與月遷徙以眠朝而布政此失之誕者也大戴之記則日上圓下方九室每室四戶八牖桓譚新論又從而廣之以為有四闈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所論又以太廟靈臺辟雍合為一區此失之雜者也晏子春秋所傳茅茨蒿柱則陋而不中禮公玉帶所圖複道層樓則詭而不經折之以二禮其說蓋不攻而自破也大抵聖人制禮必有大經而寓於度數則有節文大經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末也議禮者之所當輕明堂之禮下則以朝諸侯上則以事上帝大經存焉若夫壇墠之有崇甲室室之有廣狹區區節文之未酌其宜而為之雖或異於古人何病焉○蒙引明堂者通明之堂也所

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朱子曰古者祭天地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荷矣富人哀此熒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

瓊

岐周之舊國也

通氏曰按岐州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州縣山之南有周

原蓋周之舊國通考東陽許氏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九一者井田之制

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

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

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去聲公田是九分扶間反

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

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

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

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

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音之稅也澤謂瀦

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周文王治岐關市

周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何也潛

室陳氏曰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

經制大備乃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新安

陳氏曰世祿善善長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

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妻子

父母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

之篇哥可也笑困悴

秦醉貌新安陳氏曰正月末章之意云亂至於此富人

猶或可勝。笑獨甚矣其可哀也。○雙峰饒氏曰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法坦平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關是道路樽節處市是市井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通考趙氏惠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為序者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於寡為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為序豈非所養之常餼有寡多有二等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禮運先於寡以輕者先之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為重獨於孤為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為重鰥愁悵不能寐日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寡寡果也果然單獨也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附蒙引饒注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處正可絕流而漁故以為漁梁也正韻石絕水為梁梁所以節水○潛室曰文王因民所利云云此說不如前篇雲峰

呂晚村曰須知文王不是單憫惜此四者而獨加厚也為此四者尤窮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亦未能遽及四者故曰必先又曰說到此等處似乎煦煦小恩不知這纔是王者仁政盡頭盡頭宜乎在後却為此四種後不得稍後即無及矣緣他是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所不能逮也施仁必先方見王者用心必使天地間無一

所謂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與門關市厘皆有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者自不相妨也潛室工於立說而疏於明理矣雲峰之說最痛快明徹况所謂限守厲禁者正合前篇王道之始事○或謂發政施仁指上文耕者九一至罪人不孥非也發政施仁是虛字先者重之也亦非先卹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不發政施仁則已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窮民尤在所宜留意耳故曰尤宜憐卹必以為先也此先字亦如後義先利之先字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為言也○只此數句見得文王當時治岐舉許多等人都區區處得當了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此之謂也○趙氏惠所論鰥寡孤獨之序及其字義不必盡從惟鰥字為有義以孤為顧以獨為鹿皆所不可知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

物不得其所。至此直是以天
自居。

四書釋地又續曰。公劉往遷
於豳。史漢並稱由避桀前編
故繫於桀在位二十二年。甲
子紀內以公劉當此。上溯夏
凡四百有八年。自不止后稷
不啻鞠三世。即下遡殷。至紂
立六百一十二年。抑豈止慶
節以下十世已乎。大抵國無
史官。家無譜牒。其世系不可

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
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侯橐音拓
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
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通考仁
山金氏
日積當作子日積當作子
賜反穀堆也餼乾音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
以盛成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
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音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

得詳矣

四書脈曰孟子謂王之好貨
何妨昔者公劉亦好貨但據

幽悲巾
反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
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
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西山真氏曰
人君豈不事
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餼糧之積可也
附蒙引積無屋而露積也倉屋以貯之者也餼乾糧
也詩傳與此不同曰餼食糧糗也又分作二字看大
抵或合看或分看總是乾糧也○橐囊皆袋也不用
竹木器出行輕便也○公劉遷邠逼於西戎故也○
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鉞大斧小○王如好貨與百
姓同之與百姓同之者好貨而推已之心以及民也
推已之心以及民便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云云矣
好色與民
同亦然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所稱公劉非好寶玉財賄也。好百姓之有蓋藏。又謂王之好色何妨。昔者太王亦好色。但據詩所稱非好柔曼艷治也。好百姓之無怨曠。又曰按公劉遷邠在平集安定之後。故以完積聚為先。太王之遷岐在流離播散之餘。故以完室家為務。上節看兩個有字。即所欲與聚念頭。下節看兩個無字。即所惡勿施念頭。文王發政施仁不外乎此。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

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

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音甫大王名也來

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去聲也新安陳氏曰來朝其來以

如書曰王朝步自率循也滸呼五水涯也岐下岐山

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

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南軒張氏

曰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以公劉大王對但謂公劉好

貨大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

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豈惟

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也好字雖同

而所以為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

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

大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

四書脉曰此章以行王政為主首三節因問明堂而欲其法文王以行王政末二節因其自諉而欲其推好貨好色之心以行王政只是行王政一意○困勉錄曰按以行王政為主最是但睡菴又云前

心擴天而格其非心遏人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

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

是正而論之。後是婉而通之。則不是。按前三節亦是婉而通之耳。

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音洛與夫。音扶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音后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平聲而實密。其事似易去聲而實難。慶源輔氏曰：法似疏而實密。事似易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貨好色。則似若疏且易矣。然必使爲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

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其精微如此哉。

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新安陳氏曰：克己復

禮之端。即謂天理人欲二者之間。幾微之際也。問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却如此引導之。何也。朱子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自不察耳。慶源輔氏曰：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有理與欲。公與私之異耳。故集註舉胡氏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而辨析之。夫聖賢之與衆人。其於好色好貨。其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此即公劉大王與民共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理也。即齊王自以爲疾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毫髮之間。而其終之是非得失。則其相去。遂有盡性滅天與王絕世之相反。集註言

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而克其欲耳。○雲峰胡氏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五峰胡氏之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如齊王好色。太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太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孟子之言。無非止君之惡而誘君於善。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說統曰。不能治士。就刑罰失宜說。

說統曰。四境之內不治。亦只是大槩冷諷他。不著宣王身上。○困勉錄曰。蒙引謂直說在王身上。不是。○份按四境之內不治。其意全在攻擊王身。却直截說破方合。○或謂四境之內不治。正左右為之蔽也。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此非正解。困勉錄曰。依沈無回說。則王未嘗知慚。然輔氏謂顧左右以釋其慚者。蓋王之所慚者。為孟子所面責。所不知慚者。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上聲。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遂之獄。縣士掌縣獄。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意。○雙峰饒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

已職之不盡也。二說原不相妨。

說統曰。此章要發故國係於世臣。而今曰當預養親臣。為世臣地精神全在如不得已。字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并王與士師言各勤其任無墮許規反其

職乃安其身師言愚謂須兼友之受托者言蓋受人

之託便亦有一職在身職者分內事也必無墮其職然後不為友人所棄而身安矣蓋上二事皆是設言以發之不是只重在士師一節也○各勤其職乃為不墮其職也不墮其職然後友不為友所棄士不為君所黜人君亦得安於民上而保其社稷也○趙氏總註頗失輕重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也

世臣累魯水反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

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

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此謂

世臣彼謂喬木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

無親臣矣况世臣乎蒙引古人立國凡廟朝壇壝

木如三槐九棘之類歲數既久則成喬木是亦故國之一證也若新造之邦亦安得有此○昔者所進進字不是泛泛進用蓋是其所親幸而將倚以為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為無親臣也若是百僚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亦何怪得王之不及知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

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

舍之邪存疑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不但自解其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之失實欲得真

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也言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從今以始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用世臣而尊禮其尊親其親禮

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

用之是使卑者踰尊非尊尊之常疏者踰戚非親親之常非禮

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朱子曰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

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慶源

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

如此則是國君用人惟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非孟子意也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

不能得已至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

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

不謹也附存疑如不得已須看得明白先看不得已三字有著落然後看如字則明白矣如有個人已本

不欲用他此欲已也却有人要用他我不能主張得不得不用此不得已也凡不得已者皆猶豫雷難遲

慢不亟向前曰如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特如之爾蓋這人本是已要用的初若已不欲用他因他人要

份按將使卑踰尊云云正是所以不得已之故蒙引存疑之說最明輔氏此條似謂又進一層說非是

呂晚村曰章末結到國人殺之則可知左右皆曰賢一段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用我不得已而用他如此其遲慢留難也特以欲得真才審之又審至再至三至四遲遲慢慢留留難難有似於已本不欲用逼於人不得已而用之耳○左右皆賢一條即如不得已意左右皆曰賢似可矣猶不可至於國人皆曰賢似可矣猶不可而必自察此便是至再至三至四遲慢留難意思故曰即如不得已意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是說所以如不得已處蓋進賢不謹之於始至有不賢將求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也如此則非禮之常矣此所以當如不得已也故曰可不慎與蒙引曰是恐今日所進者不賢後來又更著賢而親疏尊卑有易位者爾此是懲前而戒后也故曰將使○蒙引尊尊親親禮之常也小註以為用世臣是尊尊親親者非也○於此不謹而誤用之則既在尊親之列矣他日未免使卑踰尊疏踰戚而越常理矣

亦惟國人用之也語意似專重在國人但國人之稱賢雖無黨同作好之疑而其人之得衆或有違道于舉之實故又須察而後用之乃是致慎之意非疑國人而為是也兩箇然後字接連查用俱從國人皆曰賢句生出以見其慎之至耳分貼公聽獨斷二意便失此神解矣又曰左右不是全不是只是歸重國人耳未可亦非槩不聽止聽國人也可知未可中有多少權衡作用在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所論鄉原一鄉皆稱原人是也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新安陳氏曰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上聲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

吳因之曰本說進却提起退一邊者蓋人君用賢用者未必賢固是不慎賢者未必用亦是不慎故必退之如不得已乃完得個進之如不得已特把退者與進者相形立論只欲得如不得已意思透徹

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慶源輔氏曰所謂

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眾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已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世臣矣○朱子文集答潘文叔書左右固非大臣亦非閹宦弄臣但謂親近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以來中書門下之比云耳大夫却是任政之官六卿官之長亦上大夫也○蒙引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謂是已在位而尊親之不賢者也不但進賢如不得已退人亦如不得已方為退得當下文殺

耳須知兩段固各是形容口氣下段又是形容上段

人亦如不得已也總是好惡與民同也○左右皆曰不可勿聽云云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真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蓋不果進則在退列矣進退相形非固增一箇退人說也故註云如是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倖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只說就一邊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

謂天命結上文天討結此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南軒

張氏曰既言進退人才之道復及於可殺者蓋如舜之於四凶孔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國人所去之也

困勉錄曰李表一云進賢而
及殺人不是把命討並論蓋
人命至重國家所不得已而
後為者無如殺人一件今進
賢時用心亦如此慎可謂如
不得已之至矣須要得他影
借相形意按此又是一說與

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
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新安陳氏曰
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明其意不才者
舍之有罪而甚焉者殺之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明
折獄政刑之道曾子之言卹刑也孟子之言慎刑也
哀矜勿喜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之意也國人殺之
者刑入於市與衆棄之之謂也若子路無宿諾而片
言可以折獄者即所謂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
乎君子之於獄於刑也忠信以孚之審慎以行之惻
隱以施之有子路之德而用曾子孟子之言則於天
討之義庶幾無愧乎附存疑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
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蒙引大註天命指進退人
才言天討指刑殺言如何以退人才亦為天命有德
耶日有進便有退以此相形言耳意重進賢退只是
不用不可謂之天討○若下文民之所惡惡之則兼
去之殺之上文因說進賢却形出一個退的來說此
條只說可殺者亦就藏得一個不可殺的在裏許蓋
國人曰可殺或察之見不可殺則不殺矣○左右皆

存疑作帶說異與南軒新安
之說亦異因之主之然玩註
似本不如此殊屬不必

李九我曰唯為民父母方可
以固結人心培植國脈以成
故國○困勉錄曰此與首節
所謂故國者三句正相應○
翼註曰末節不是說效驗玩
然後字可見不如此則有忝
具瞻意正見其當慎也承上
重用賢邊不重用刑○說約
曰按前說退不賢亦是足進
賢意故只云命討兩節新安
云三節便使人搖惑不是

日可殺此條不可依南軒新安帶連上文進退人才
言不可而甚者則殺之如舜之於四凶非也蓋不可
而去之者正是所進之人才詢察其不可進而退之
者亦何至有可殺之罪耶若四凶自是積惡犯罪非
是因入薦進之際知其不可而殺之也集註明白此
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分明果
斷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去聲曰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用之去之殺之三

可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得以私喜而加爵人不得
殺而殺之必當其可所謂天討有罪人君不得以私
怒而用刑必如此然後可以為民之父母蓋民之所
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若所用非

其可用所殺非其可殺則好惡拂民之性矣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
叛親離不復扶又反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
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

戒後世也新安陳氏曰紂罪浮於桀故下文單說紂

份按語類末二條謂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此恐記錄有悞若僅僅如此小失何以目之為殘且與上顛倒錯亂句亦不相應語類首一條云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當以此為正○困勉錄謂此是專言之仁非也註云凶暴淫虐明是惻隱之反何得謂之專言

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紕兄臂踰東家牆便是絕滅天理周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謂賊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謂殘之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賊仁是將三綱五常天秩之禮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問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為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以心度之然則果何

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
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子便是殺入底人一
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
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慶源輔
氏曰賊之為害深殘之為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
者言顛倒錯繆指見於事者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
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絕滅天理則是殄闕其本根
傷敗彝倫則是損害其枝葉眾叛親離不復君之此
賊仁賊義眾惡皆備之證驗也此事自君言之則理
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集註下文
舉王勉之語所以著萬世為臣者之人戒○新安陳
氏曰賊仁賊義細分之有絕本根傷枝葉之殘然仁
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
殘賊之人總言其惡耳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
亦見英氣太露處○王勉建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

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

弑之罪也雲峰胡氏曰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
為人君者無王氏之言無以警後世之為
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
篡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附朱子文集雜著
李公常語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為湯武則
六尺之孤可托者誰乎愚謂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而為君由孔子
而下下而為臣固家家可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
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洞庭
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耶其在九官羣后之列
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
人為湯武又何不可之有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上聲匠人眾工人也姑且

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蒙引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

也謂大木勝巨室之任也不謂工師勝任○幼而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夫仁義今王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是欲令舍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

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趙氏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趙岐誤註

說約曰教玉人教字即使玉人使字何以異猶云為甚麻緣故乃如此怪歎之辭

集註因之○東陽許氏曰萬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

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

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雙峯饒氏曰兩箇譬喻是兩意前譬是說任賢不如

任匠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玉○蒙引萬鎰言其價值之小也問萬鎰子猶以為小平曰自我輩言則何翅云多也自齊王有國家者言則萬鎰所值幾何孟子此語為齊王言也方起得下句○舊說玉人自有治玉之法不待人教之故曰云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此雖說得教字穩然於愛國不如愛玉意將晦了蓋此教字是命字之義言玉則教玉人琢之而國家則不使賢者得伸其志以治之豈非愛國不如愛玉哉○范氏曰古之賢者常

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

能從其所好去聲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

身而不遇蓋以此耳新安陳氏曰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

能用賢皆已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不肯從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附

存疑兩條之意前是治國不如作室下是愛國不如愛玉意思甚明白新安小用不專用之說固非饒氏

任賢不如任匠之說亦未甚貼○淺說任賢不如愛國不如愛玉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聲王噲音快讓國於其相去聲子之而國大亂

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燕

王曾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

國讓相子之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

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

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惘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

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

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怨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

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而燕人其立

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乘去聲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形旬反序說

何氏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

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見春秋傳至

呂晚村曰只從國勢立論便是蘇張押鬪習氣語語從民心上起見便是聖賢有本領經濟議論

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閒不容

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

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慶源輔氏曰文王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愧哉纔有一毫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過察於人情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

而望救於他人矣通考趙氏惠曰腹方口圓日壺簞以竹為之長二尺廣一尺深六寸

足高二寸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

天意得矣新安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

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惟仁可

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不施

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警之也附蒙引此後一條見得是當施仁政以慰燕民之心民心悅則天意得而燕庶其可取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新安陳氏曰七十里為政千里畏人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節

之應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

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電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

說約曰按蔡傳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乎

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
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
乎。明作兩截故此節斷當於
雲霓句一畫上已舉畫文而
申言之。下將舉畫文而先釋
之也。以已意夾說在書內。又
引經一體達說謂係我二句
總証民望民悅非是此二句
只証民悅。

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

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

合則雨虹見形句則止通考趙氏惠曰爾雅雲出天

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變動也後待也后君

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

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

也蒙引只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可知也必日西夷

北狄何與舉其遠者言則近者可知也○大註雲

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

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着是雲

是霓耳霓虹也單言則同對言則分趙氏惠曰雄

謂之虹雌謂之霓愚每疑霓安得有雌雄及考正韻

霓字註曰霓屈虹也方知虹是長虹所謂蝦蟇者霓

只是雲端之白者故謂之屈虹也又趙氏惠曰雲出

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此亦可疑天降時雨山川

出雲何謂雲為天氣蝦蟇之詩傳曰虹者日與雨交

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

者蓋天地之淫氣也何為霓為地氣○書之言至奚

為后我止自民望之以下孟子申言也謂當湯未至

時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及湯既至則歸市者

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矣故又提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見得以上是孟子

之言也下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

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

說叢曰燕民之簞食壺漿與
雲霓之望不殊至與歸市者
不止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
祥矣各節俱重下半段○說
統曰若字作已然事不可認
作設詞天下固畏齊之彊也

此畏不是好畏。乃伺隙之心也。此自平素言不行仁政在殺父兄等事見出。○焦漪園曰：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者，言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困勉錄曰：依雙峰則齊王當勝燕時，只當誅子噲子之不當取其國如此。則不但不行仁政，不是連倍地已不是了。依蒙引則使齊王若用上章之言，則燕或竟可取，是其不是處只在不行仁政不在倍地。存疑從雙峰而說，亦頗游移。然吾只從其可取之說而已。或謂湯之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則疑雙峰之說為長。曰：伐桀而有天下，豈亦不是滅其國乎？以此例燕事可也。上章固曰取

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繫音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

去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

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

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

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鬻之老小也。猶

之而燕民悅則取之矣。四書脈曰：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則無及矣。○說統曰：通節以置君一句為主。

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雙峯饒氏曰：當時只

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

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

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

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

滅其國了。○新安陳氏曰：此是為齊畫一策如此區

處畧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非富天下之為

則可逆止諸侯之兵矣。○蒙引既動天下之兵了而

為之計則須是置君而去。若只施仁政亦無及。蓋晚

矣。若初間倍地而行仁政則燕民戴之諸侯亦無覺

可乘。○旄與耄同。九十日耄。○存疑王速出令條是

為齊王畫策正答。○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

丁長篇曰。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力。當恤民平日之生命。鄒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事。穆公不咎也。而咎民。孟子却由有司推到君身上。直探本之論。

說統曰。兩節照看。即見出爾反爾之意。穆公方說死者三

不能而舍上聲所學以徇之哉。慶源輔氏曰。范氏發明孟子此意甚好。蓋莫非道也。而堯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師也。而湯武之師則天討也。集註又益以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尤為有功於學者。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鬪。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鬪。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十三人。孟子便說民死於飢荒者不知幾千人。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不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正是出爾反爾處。○說約曰。兩莫字正對。故曰出爾反爾。及乎爾。○翼註曰。出爾反爾。重怨邊不必兼德。○困勉錄曰。反有司。即所以反乎君。有司者君之有司也。此意亦須認不然。只反得有司矣。○份按困勉錄謂上慢殘下。君有司平說不必側重。有司愚則謂豈但不愛側重。有司抑且當即側重在君邊。下節註云。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可見有司所以莫告者。皆是君不仁而求富之故也。此處即如此側重君說。則與下節尤相對矣。困勉錄謂反有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展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蒙引。凶年。凡疾疫之類。皆是。饑歲。只是歲不以賑其民也。上慢而殘下。上慢事而殘害下民也。上兼君有司說。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君之慢也。有司莫以告。有司之慢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力。驗反。而不知卹民。

司即所以反君妙甚
說統曰仁政泛指厚下之政
說止以散財發粟說太狹又
曰斯字承接有力長上二字
承上文疾視長上來斷指有
司又曰親上死長正與疾視
長上句相應○因勉錄曰親
上死長斷依淺說翼註指有
司言蒙引謂親上兼君有司
者謬親上斷依蒙引存疑就
平時言淺說謂親之死之俱
在危難者謬又曰按可使制
挺句蒙引亦以親上屬危難
姑俟再定

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新安陳氏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附存疑上文兼罪君有司君行仁政則專責其君者要之治亂皆在於君臣下有不得專焉故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專責其君治其本也○親其上就平時言死其長○就危難言○淺說親上死長此長上俱指有司
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五子之歌篇有倉廩
府庫所以為去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
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聲則赴救
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音汗頭目也穆公不能
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南軒張氏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

視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所以為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以民為心民亦將以君為心而親其上死其長矣此感應之理也曾子戒之戒之之語非特為入上者不可須臾忘檢身者亦當深體之○新安陳氏曰上之愛民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衛上如子弟之衛父兄鄒君知罪民而不知反已孟子惟以行仁政勉之而誅不誅亡言焉得反之之意凜然可畏真深切之論死其長如何敢死之死謂忘身救上死且不避也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

滕國名四書正學淵源金氏曰滕姬姓之國在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名滕城尚在又曰間

於齊楚是時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濟鄆以南至楚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

異註曰是謀非我所能及也
是說乃僥倖苟免之策不足
言耳非自謙短於謀也○四
書脈曰與民守之是未有事
時君率其民共守此城池至
當變故君先致死以守民亦
為之死守而弗去○徐岩泉
曰死守最難平日須有固結
之仁聯絡已久民心方不散
到臨難時必須以忠義相激
發如張許率民慟哭有背城
一戰之決纔有轉危為安移
禍為福之理○李忽齋曰是
則可為只說簡理之所可為
者在是非謂事之必濟聖賢
於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復
論利害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形旬反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
稷禮記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眾謂師
死寧死而不眾大夫率師敗則死之制謂命命士受命或迫以
可棄君命也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去之死守
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
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南軒張氏曰
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
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我所當為而
已然固國以得民為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
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

○慶源輔氏曰築城鑿池致死以守者守義也使民
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間於
二大面而徒欲擇強者而事之以覬一日之安則是僥
倖苟免而已○雲峰胡氏曰不守義不能效死而不
去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新安陳氏曰
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
城池地利也民弗去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倡之
此守國之正法也○蒙引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
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又告以太王之遷及其
又問也則合死守遷都而請其自擇蓋理之可為者
不過如此○愚嘗疑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保其國
今滕文公欲事齊楚而孟子乃曰是謀非吾所能及
何歟蓋以小事大文公自能之不待教也但文公全
欲憑大國之援以僥倖且夕之無事而特不知有自
固之義故孟子特以所缺者箴之南軒曰與其望二
國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雖曰自強
立國然論到道理十全處齊楚
還當事他當以鄭子產為法

四書釋地曰余向主孟子之
滕與文公言當在赧王元二
間丁未戊申爾時薛滅已久
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
也或訝曰曷微乎爾余曰六
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
云赧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
薛實通鑑顯王四十八年事
薛不滅無由以薛封靖郭君
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
君冢此事理至易明者或曰
奈滕文公恐何余曰薛滅已
八九年齊方於此築城戰國
策載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
海大魚之諫乃輟城薛何妨
至是復欲城且將之為辭事
未定也孟獻城虎牢而鄭人
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
公焉得而不恐哉余獨考薛
之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通考仁山金氏曰薛任齊取其地而城

之故文公以其偏筆力反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說見

下章通考趙氏惠曰周自后稷生於邠邠姜嫄之國

後稷曾孫也復遷邠詩篤公劉即遷邠之事又九世而
太王去邠遷岐詩所言是也沮漆在邠地二水東
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
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涯耳蓋公劉皇澗及芮言都

夫自茲受封歷商及周享國
千九百年傳世六十四葉三
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先下
正而不祀哀哉
份按金仁山云薛任姓之國
奚仲仲虺之後今徐州滕城
薛城仲虺城皆相近仲虺城
即薛舊城也是時已為齊地
封靖郭君矣愚謂此條宜全
載

說統曰君子創業以垂統只
求可繼世固有為善而不必
王者若取必於王并為善之
心亦不純矣

邑之水也縣之自土沮漆舉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
則不得以率西水滸為漆沮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
鮮原居岐之陽大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
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
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邠不啻奔戎狄公劉居邠大王
邑岐文王邑郢又遷豐武王居鎬故羣書百考有自
稷至武七
遷之圖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

上聲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

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

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平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
 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
 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
 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與僥倖同於其所難
 必朱子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
為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
必有王者矣乃為大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
軒張氏曰所謂為善循天理而不為己私也為善者
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
之基為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
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
矣○雲峰胡氏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
倖者不為天理之所當為而徒覬夫意外之得者也

困勉錄曰三子何患乎無
 君依南軒作與民訣別之言
 則后非眾國與守邦且以累
 世之赤子而委之狄人非仁
 也况公劉之遷固帥民而去
 太王乃欲棄其民而獨往耶
 其說誠難安矣依家存淺說
 翼註則又似太王有強民之
 意看來二說兼用為是願從
 者從願留者留太王固不欲
 去之亦不欲強之如此說方
 無病
 四書釋地曰孟子大王去邠
 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
 云山而不及水詩詠古公辟

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
 人者此章是勉強為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
 其在
 天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
 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
 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三子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狄率西水游於岐下。水
而不及山。太史公生當後合
而作周本紀曰。遂去幽。渡漆
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郿
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
山涉水。敘次如畫。然程大昌
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
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
水字又與漆沮無干。以益精
確矣。○四書釋地續曰。雍州
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邵陽
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
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
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
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
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郿
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
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
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
管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
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南軒張氏曰。大王
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徙也。曰二子
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
容釋乎。大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大王之事。非德盛而
達權不足。以與此。○東陽許氏曰。大王自郿遷岐。民
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
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郿民近於岐。周之民皆
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非封國之
疆界。故大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久介大國之
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可往。孟子特舉大
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程泰之雍錄曰。郿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郿而南
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

名雖曰受之天子。傳之祖宗。
而隨在易名。初不以為嫌。如
唐叔虞。傳而子燹。改國為
晉。魏侯營國於梁。曰梁。韓哀
侯國於鄭。曰鄭。無後代所為
同家異國之說。後秦始皇幸
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
甚眾。弗善。亦此梁山也。

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游
至於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
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源。南五十里有周城。○蒙引
仁人也不可失也。以平昔有德於民。言非惟一時所
謂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數語。而感得民之樂從也。
仁言不如不聲之入人深也。故註云。若無大王之德。
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正以平昔言
也。君請擇者。亦觀平素所施何如耳。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

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

法傳。去聲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
公六年十

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
正也。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通考趙氏惠曰。襄

三十一卷之二
三十一
二十五年崔子弑齊君晏子曰君民者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

記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朱子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通考吳氏程曰君死社稷謂之義與權似無別故語錄欲改作經字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慶源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大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

說統曰此章雖合遷國守死並說意在守死邊孟子叙大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述或人效死之說直恁斬絕意自可見又曰是時滕無棄地如岐者可遷其勢不得不死守孟子必兼言遷者教人去死甚難故令之自擇○份按困勉錄謂儒者多說滕無可遷處然孟子既如此說焉知當日無可遷處或城池有厚薄或形勢有便否雖區區最爾豈無別邑愚謂以滕之地勢思之終當以無

也故使文公審已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太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

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謂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張儀蘇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可遷之說為究。若謂區區最爾亦有別邑。正恐雖遷於彼不能自濟也。

王鳳洲曰。此章與公伯寮愬子路章同意。聖賢於此不但。是以天命自諉。乃揭出天命所關之大。而小人無能為也。正是懲罰奸邪之意。

此朱子曰。滕是必亡。無可疑者。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如泰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若湯文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成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

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新安陳氏曰。平公將見孟子必得之於樂克所

以沮於臧倉後克入見審問不見之故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

雙峰饒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恐其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為姓。樂正。裘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為姓。

仕於魯。二鼎士

份按肩臂肅者股骨也股字乃肱字之訛肅字肉也肅上落肅字

祭禮五鼎大夫祭禮雙峰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禮豕魚腊通考東陽許氏曰儀禮特牲饋食禮士祭禮特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肅膊肅正脊橫脊長脅短脅九體肅三離肺一剖肺三為一鼎魚十有五為一鼎腊獸之乾者用兔為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祭禮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肅膊肅正脊脰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豕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肅九實於一鼎魚用鮓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純而鼎肩臂肅者股骨也膊肅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挺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肅卑肉也離肺者挫離之不絕中央少許剖肺者切肺也舉肺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即離肺祭肺即剖肺也凡牲用右肅腊合升左右肅故曰腊一純純猶全也然此諸侯之大夫若士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少牢附蒙引祭不必喪後方有祭自初喪未葬之前皆有祭也古禮可考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由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上聲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

及。龜山楊氏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爲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天者，有命脩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委之天也。○慶源輔氏曰：章旨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雙峰饒氏曰：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與孟子此章一，同皆取必於天。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取必於己。言天既欲喪斯文，必不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是天必不喪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天，是以天爲主。一說是天命係乎我，是以我爲主。二者相爲賓主。那箇是聖人之言，這箇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景伯，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論出處而以天命決之。聖賢蓋以天命曉人，封人則以天意觀聖人者也。此一類專以窮達言，真氏以伯寮之愆，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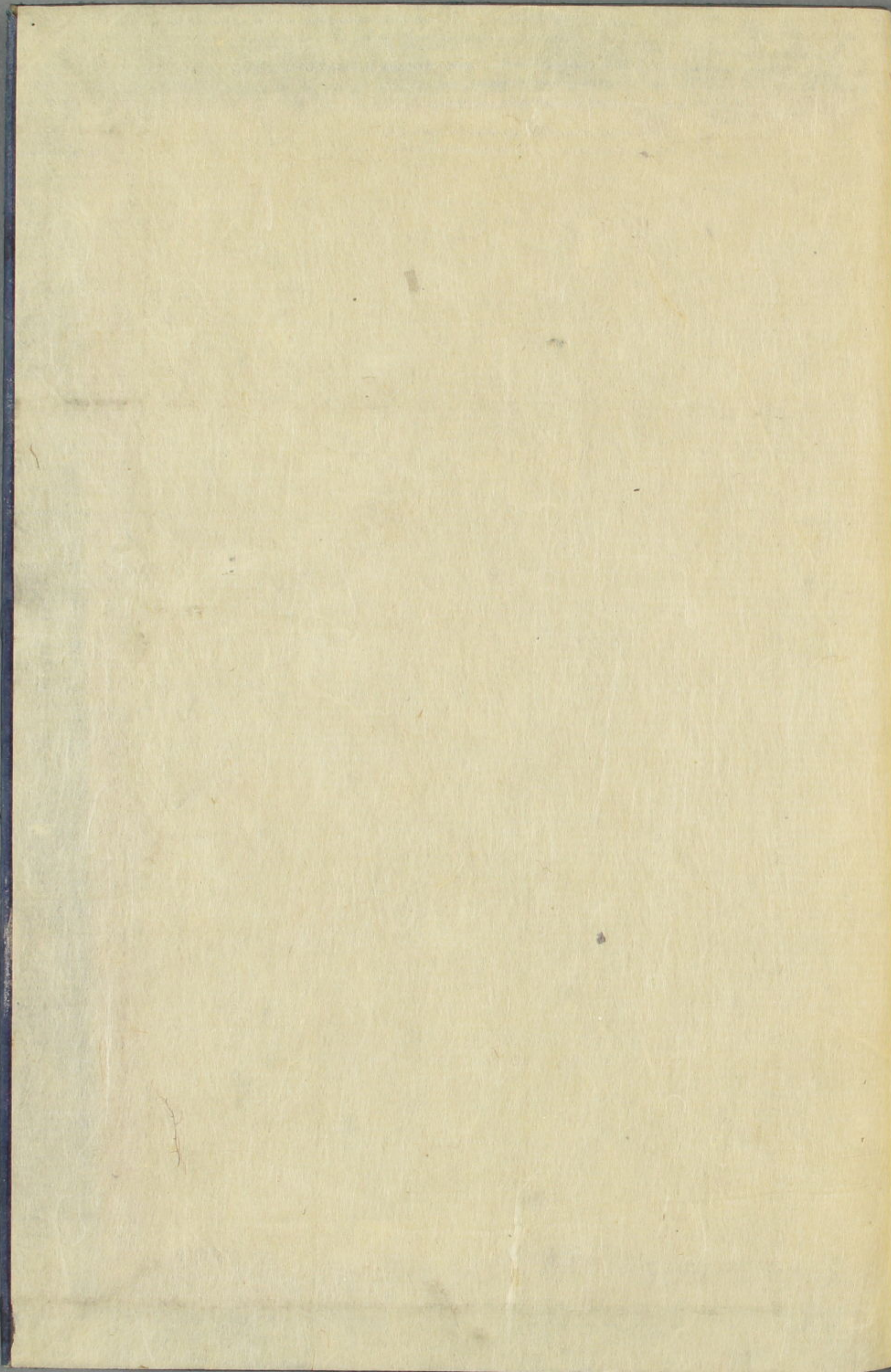
倉之沮。夫子莫我知之歎。孟子何爲不豫之語，皆爲安義命之事。天以分定言，此亦在天之天。雖以理言，而實兼乎氣者也。故與命以氣言者相貫。餘凡所謂不怨天，與此類同。附蒙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天字以氣數言。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二

孟子大全

卷之二 梁惠王下

七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